被光守护的坂道上~

特别篇 古河面包师再结成

原作：麻枝 准
插画：ごとＰ
翻译：あゆあゆ
校润：立扑

台词色彩：无，为避免因人物众多发生混乱

第一球

（秋生）“你，来打棒球吗？”
前面传来声音。
一个见过的男人站在那里，那是个不可能会忘记的人。（春原）“呜哇，打少年棒球的男人。”
春原在旁边说道，像不好意思似的躲到了我身后。“哎呀哎呀”，我边这样想着边对大叔回答，（朋也）“之前不是打过了吗？”
（秋生）“再打一次。”
（朋也）“不要。虽说那次确实很愉快，但是我累了，提不起再打一次的干劲了。” （秋生）“你说这样的话没关系吗？”
（朋也）“惩罚游戏的话上次打完就算结了不是吗。你可不要说‘还要继续’这样狡猾的话啊。” （春原）“冈崎，反抗这个人的话就惨了啊。”
春原在后面说道，你要说什么都无所谓，拜托你不要令人讨厌地拽我的手。（朋也）“你真是超级胆小鬼啊。那个东西还在的话，也稍微站出来说个话啊。” （春原）“啊、是的。你，拜托你手下留情！”
（秋生）“哼......”
大叔冷笑一声，拿出了一张照片。
（秋生）“......这个，想让我散发出去吗？”
（春原）“啊，完全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！”
（朋也）“这是什么啊？”
（秋生）“这是你们趁着女生在游泳的时候企图到更衣室里偷内衣的照片。” （朋也）“咦......?”
完全没有印象。
（秋生）“要看看吗？”
我捡起扔过来的照片。
上面映着正打开更衣室的门的春原，后面站着看向一旁的我。（春原）“嗯，确实是更衣室，正准备进去呢。”

春原在旁边说道。
（朋也）“这个，和我又没关系吧。”
（秋生）“你们俩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，照片里面的你怎么看都是个望风的吧。” （朋也）“可恶......你这家伙，干吗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去偷什么内衣啊！”
我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了春原。
（春原）“不对，我没干。那个时候里面有谁在叫我，我只是打开门看一看而已！” （朋也）“什么......”
我痛苦地看向大叔。
大叔咧嘴一笑。
（秋生）“古河面包师，召集。”

第二球

（杏）“在这种考试最繁忙的时期可没有好人陪你们玩啊。”
杏一口回绝了，视线从旁边放着的参考书离开一下的意思都没有。（春原）“哎——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会在校内被叫成变态的啊。” （朋也）“你这种人怎样都好啦，我可不是变态啊！”
（春原）“我也不是变态啊！”
（杏）“哦～”
（春原）“那边的，别说‘哦～’啊！”
春原在说话的时候，杏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抬起头。
（杏）“喂，你们想怎么办，试着招集人手吗？”
（朋也）“不这样的话连我也要成变态了。怎么办？”
（杏）“算了，找得到其他人的话，要我帮忙也可以。”
（朋也）“那么，帮我们一起找吧。和这家伙两个人到处去拜托别人，感觉希望渺茫。”
我老老实实低下头。杏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，把参考书收进了书包。
（春原）“好，走吧！这就叫做Dreams come true（梦想成真）状态了吧，嘿嘿。” （杏）“别说这么恶心的话啊......”

第三球

（春原）“看来正忙得不可开交。”
学生会室里，中央拼着几张桌子，男女生共6个人面对面坐着。各种文件盖住了桌面，大家正讨论着什么，同时还手不停笔地作着笔记。（其中一个人）“干什么，你们？”
其中一个人看到了在门外窥视的我们，问道。
（朋也）“智代——”
我向背对讲台坐着的智代打招呼。
（智代）“什么啊，是你们啊。怎么了？”
（朋也）“有话想和你说。”
（智代）“这样啊。抱歉，现在正在讨论事情，可以等一下吗？”
我们在教室的一角蹲着，等着讨论的结束。
那一天，一起打少年棒球的队员们就象这样，回到了各自的日常生活中。

现在，大家的道路和目标都已经各不一样了。如今，哪怕只有一瞬间也好，这些道路还能再次交汇在一起吗？（智代）“......那么，讨论下一个议题。”
智代把手边的文件翻过了一页。
（智代）“听生活指导老师说，最近有人抱怨校内太脏，让学生会拿个对策出来。有什么点子吗？” （戴眼镜的男生）“对不起。”
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举起手，从校徽可以看出是二年级。智代点了点头。（戴眼镜的男生）“我想问一下，具体是哪里太脏呢？” （智代）“据说是后院、操场、三年级教室还有走廊、食堂。”
智代对照笔记说道。
（戴眼镜的男生）“那样的话，向相关班级的班主任老师反映一下如何？”
（另一个学级委员）“这点事情恐怕早就做过了吧。”
另一个学级委员说道。
（副会长）“由学生会主导，在放学后进行检查怎么样？”
（智代）“副会长，可以吗？我和副会长一起去巡视倒也可以。”
智代继续追问坐在旁边的正在作记录的男生。
（副会长）“肯定可以，不过我觉得如果不在扫除时间之内做完就没有意义了。因为目的不是要检查干不干净，而是要督促进行打扫。不过，我们不做打扫大概也不行吧？”
咕噜咕噜地转着自动铅笔的副会长答道。稍微间隔了一会儿，他又继续追加说道。（副会长）“因为如果没有人检查的话，又会发生同样的事情。让各班的美化委员之类的进行检查怎么样？每班各派一个人的话也不是很过分的提案。” 稍稍有些难懂的谈话继续进行着。
（朋也）“说起来啊。”
我像想起什么了一样，对旁边的春原小声说道。
（朋也）“我记得你好像在收集什么......是什么来着？”
（春原）“哎？什么事情？”
（朋也）“对了，是咖啡罐的帖纸，收集起来可以换什么东西的吧？” （春原）“啊，可以获得映着奥○曼超酷标志的运动上衣。穿着那个上学的话，不得了啊，大受欢迎哟。”
（朋也）“你已经在搞了吗？”
（春原）“已经源源不断地在搞了啊。因为那种咖啡食堂就有卖的，找的话要多少都能找到。后院、操场、三年级教室还有走廊的垃圾箱，能翻出不少啊。我还在干哦。什么？帖纸能给我？Lucky......噢噗——！”
杏提着脸凹下去的春原，拿给了学生会的人。
（杏）“请，这是犯人。”

（朋也）“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在讨论结束后的学生会室，我向智代说明了关于打棒球的情况。
（智代）“是这样啊，真可怜。确实，你不像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。” （春原）“就是说嘛。”
（智代）“你就像了。”
（春原）“哎～！”
智代连看都不看一眼就对春原断言。
（智代）“但是，总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对劲。”
（朋也）“哪里不对劲？”
（智代）“那个男人......不像是为了私利私欲会使出那样卑鄙手段的人。” （杏）“对啊，这我也同意。”

杏表示赞同，我也点了点头。
（春原）“说起来，那个人，在和我们分别的时候，喉咙好像异常不舒服。” 智代睁大了眼睛，惊讶地看着春原。
（智代）“生病了......吗？”
（朋也）“生病的话，就是气管......肺的问题吧。”
（杏）“这就是所谓Heavy smoker（重烟民）吧......” （春原）“看上去还年轻，岁数也不小了啊......”
（朋也）“不对，稍等一下，这也扯太远了吧？”
（智代）“但是总是觉得有不好的预感......”
（春原）“要不，去委婉地问问他女儿古河吧。”
（朋也）“你这家伙的‘委婉’恐怕是令人恐惧的‘直接’吧，还是让女生问吧。”

第四球

我们返回B班，正好遇上了放学回家的古河。
（古河）“大家，聚在一起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（春原）“来打棒球吧！”
（朋也）“你搞错主题了吧，而且不是说了不许你问的吗？”
智代向前走出一步。
（智代）“你的父亲，那个......身体还好吗？”
脸上浮现微妙的笑容问道。
（古河）“啊，爸爸，是吗？”
古河忽然停顿了一下，我立刻感到一阵紧张。
（古河）“最近，他好像身体不太舒服，明明没有感冒，却经常咳个不停。不过，没关系的，他让我对谁也不要说......啊，我说出来了。” （春原）“呜哇啊啊啊啊——！”
春原发出惨叫，搂着肩膀把我们从古河身边拉开。
（春原）“果然是这样的啊，他瞒着我们的啊，他得了重病的啊。”
（杏）“但是为什么叫我们打棒球呢......”
（朋也）“一定是想最后做一次喜欢的事情......这个小镇，最强的队伍......” （智代）“或者是，想要在女儿眼中永远映下自己的勇姿......” （春原）“因为上次的比赛中，他很快就受伤下场了吧......” （杏）“那样的话老老实实拜托我们不就好了......用不着使那么卑鄙的手段吧......” （朋也）“别看他那样......他也是会害羞的人啊......”
（春原）“坏了，我会哭出来的。”
（朋也）“别哭啊，会戳穿谎言的。”
（春原）“知道了，我到最后都会保持笑脸的。”
（朋也）“古河面包师，最后的比赛了......我们大家直到最后都是队友......那个人的队友。” 大家把手放在一起，团结一致。

第五球

我、智代和杏来到了学生宿舍里美佐枝小姐的房间。

（美佐枝）‘不要啊，我很忙哎。’

（智代）‘正是如此！’

智代低下了头。

（智代）‘你不来的话，我会下跪的。’

（美佐枝）‘哇啊，不行，女孩子不能做这种事情！’

（智代）‘这么说，你答应我们了……？”

（美佐枝）‘我这不是非答应不可了吗？真是的……”

我们和春原碰头了。

（朋也）‘芽衣怎么样？”

（春原）‘她说要是芳野来的话她就来。’

（朋也）‘你还是一如既往，哥哥的威严为 0 啊。’

夕阳落山之际，我们在车站前呐喊。

（春原）‘Yo–Shi–No！Yo–Shi–No！喂，女生别不出力啊！（译注：YoShiNo 是芳野的日语发音）

（杏）‘呜，抱歉，我辞职……”

（春原）‘你啊，这可是关系到别人的命啊……旅行在外不怕出丑啊！’

春原狂热地吼道。

（智代）‘正常地想一想，还有其他方法的吧……”

（杏）‘还有，谚语用的地方不对。’

（春原）‘除此之外没办法了啊！快点，现在人手不足，快来帮忙！’

（智代）‘只有喊了吗……”

（杏）‘变成这样还真是自弃呢……”

（众人）‘Yo–Shi–No！Yo–Shi–No！’

合着拍手的声音连呼芳野的名字，就是我们这些在小镇游行的让人敬而远之的男女 4 人组。

忽然，春原的身体被提了起来。

在前面的是芳野端正的侧脸。

春原一个人被迎上了芳野的舞台啊……真不甘心。

（芳野）‘想打架吗？你这个混蛋——————！’

原来不是被迎上舞台啊。

（春原）‘啊，芳野，找到你了……”

（芳野）‘连呼别人的名字不被讨厌吗！我给了你名片的吧，到事务所去联系啊！’

（杏）‘哎……”

悬在空中的春原背后，杏的眼睛发出光来。

（智代）‘这次不放过你。’

智代无慈悲地说道。杏则做出一个大的投球准备动作。我因为恐惧背过了视线。

（春原）‘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……”

尽管不情愿，芳野还是坐在车站前的长凳上听我们说话。

（芳野）‘那么，找我有什么事呢？”

（春原）‘乃塔棒球啪。’

（朋也）“肿没消之前你不要说话。”
（芳野）“这些成员，又要打棒球了吧......我拒绝。我和你们这些学生不一样，我的工作是很忙的。” （杏）“我们不也一样，考试很忙的哦。”
（芳野）“那么到底为什么还要去打棒球？”
（杏）“这是因为......”
（众人）“..................”
大家一同陷入沉默，谁也没有抬头看其他人。
（芳野）“怎么回事，这种深重的感觉，你们到底出什么事了！？”
（朋也）“大叔他......”
我艰难地打破沉默。
（朋也）“......就快要死了。”
（芳野）“什么！？那个古河面包的老爹吗......！？” （朋也）“作为最后的回忆......他还想和我们一起打棒球......那个人，选择了这个方式......” （芳野）“是这样啊......知道了......这样的我也可以的话，让我也加入这最后的回忆中吧。”
芳野站起来，眼中浮着闪光的东西说道。
（芳野）“工作什么的，被解雇了再去找就是了。但是，无可替代的时间是再也找不回来的。我......在这无可替代的时间里，就选择和大家一起度过吧......”
（朋也）“谢谢你，芳野......”

第六球

常走的通学路。
已经是晚上了，我们走在被街灯照亮的人行道上。
（朋也）“这样就全员集齐了......真没想到，在这种时期还能找齐人。” （春原）“是啊，有这么好的朋友我真幸福。”
（朋也）“不对，被你的人望招来的人一个也没有，不要随便就感到幸福。” （杏）“咦......”
我正在吐槽的时候，杏不安地说道。
（杏）“人数不奇怪吗？算上古河同学的爸爸，数数看......”
（春原）“啊......”
春原被杏一说注意到了。
（春原）“有11 个人！”
（杏）“你是怎么数出11 个人来的啊！”
（春原）“咦？我和冈崎对吧，杏、智代、芳野、美佐枝小姐、芽衣、齐藤、古河的爸爸，不是刚好9个人吗？” （杏）“齐藤是谁......”（译注：游戏里似乎是斋藤，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样的，但小说里确实是齐藤）（春原）“啊，那家伙原来不是成员的啊......那......咦？少了一个人啊！”
（杏）“古河呢？”
（朋也）“她是她爸爸的替补，不算在首发阵容里。”
（杏）“那原来还有一个人是谁？”
（春原）“算了，还有我在嘛，只要找个人凑数不就好了？”
噗喀！
（春原）“好痛啊！为什么非要打我不可啊！”
（朋也）“以前说过的，你这样说就打你的吧，不过是很久以前就是了。”

（春原）“很久以前的话就让它无效啊！”
（智代）“唔......这是什么？”
一个人走在后面的智代不经意地说着，停了下来。
（春原）“什么什么，哦，不是飞镖吗？”
智代手里拿着的，是一个像是星形的雕刻的东西。大家仔细观察着它。
上面用万能笔写着文字。
（智代）“写着......请用盐水充分浸泡后，一边抚摸一边呼唤风子......？” （春原）“什么啊，这样做能召唤出什么来吗？”
啪哩啪哩......轰隆————！
（春原）“呜哇！”
明明连云都没有，突然眼前落下了闪电。
在那里站着一个人影，缓缓地转过头。
（风子）“风子......参上。”
（朋也）“不对，还没泡过盐水，也没有抚摸，也还没呼唤......” （风子）“失礼了......太早跑出来了......破坏了冲击性的登场画面......” （春原）“啊，这样啊。”
（朋也）“天晚了，快回家吧。”
（风子）“好的。再见......”
她的身影消失在暗夜中。
（朋也）“风子吗......”
我试着念着她的名字。
（朋也）“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她不就是最后的成员吗。”
（春原）“听你这样一说，是啊。为什么会忘记了呢......” （朋也）“再叫一次试试看吧。”
（春原）“但是，盐水也没有。”
（朋也）“没事，适当地叫一下应该会来的吧。”
（春原）“风子——”
春原试着只叫了名字。
啪哩啪哩......轰隆————！
（风子）“风子......参上。”
（朋也）“看吧。”
（春原）“不需要盐水的话就不要写啊......”
（杏）“风子，打棒球吗？”
（风子）“好的......总觉得上次很高兴，还想再玩玩看。” （杏）“OK，到时候再叫你。”
（风子）“再见。”
身影又消失了。
（朋也）“怎样都好，我们真是有不得了的朋友啊。”

第七球

就这样，和那一天相同的队员又召集齐了。
为了给大叔最后的比赛添彩。

那一天的天空是一望无边的蔚蓝色。
在运动场上能够望到这片天空很远的地方，我们在这里汇合了。 ......与很多小学生一起。
（秋生）“啊，这些人是教练，会教你们不同位置的打法。” 大叔拿着扩音器，这样介绍着我们。
（杏）“那个......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杏戳了戳我。
（春原）“唔......难道是，那个？”
春原向后指了指竖着的黑板。
上面写着“第一回古河棒球教室”。
（朋也）“啊......原来不是比赛啊......”
（杏）“但是，原来这就是那个人最后的梦想......这样一想的话会哭的啊......” 但是......最后的梦想，会写上“第一回”吗......
而且大叔看上去精神无比，
开始得意洋洋地进行击球练习了。

（秋生）“笨——蛋，别大声嚷嚷！”
我向大叔询问生病的事情，大叔用棒球手套捂住我的嘴骂了回来。
（秋生）“那是早苗的面包害的......”
大叔视线的另一端，是在声援席加油的早苗的身影。
（秋生）“现在倒没什么事了......当时我的那个样子要是被她看见了，她又要说‘原来我的面包有副作用啊’，然后哭着跑出去的吧......所以我一个人处理了......”
咣——我呆住了。
大叔用神清气爽的表情环视着运动场。
在那里，队员们已经开始教孩子们如何防守了。
（秋生）“虽然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，看来又把那天的队员找齐了啊。干得好。你是一垒手吗，教练拜托了哟。”
大叔用手套“嘭”的拍了一下我的后背。
啊，这个感觉是什么呢？
我一直都忘记了。
我含笑细心体会了一下那个感觉，向运动场上正在作指导的队友们望去。想着要是现在告诉大家“大叔生病原来是大家的误会”会怎样之类的事情。（杏）“总之这时要试着把球投给一垒手。或许能来得及。这种球就叫做‘中场地滚球’。” （风子）“请闭上眼睛，适当地‘哎’地跳一下。这样做的话，球就会落到手套里了。就是这么简单。请拿出信心来上吧。” （芳野）“球就是真心。要想着你是在接受真心，然后再亲手交给别人。” （春原）“球落到身后就是死刑......捕手就是这种赌上生死的位置哦。害怕的话就回家吧。”
一定，什么也不会改变。
一齐欢呼，然后一起放声欢笑之后，又会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去了吧。
不，这无所谓。
我捡起棒球手套，向一垒位置走去。那里有很多孩子们正在等我。（朋也）“抱歉，让你们久等了。”
仰望是飞舞的白球与青空。